

主題：少棒熱潮半世紀——1970年代的臺南棒球
時間：2019年8月4日（日）下午14:00-16:0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樓大會議室（成功校區）
講者：毛岸俊 Andrew Morris（美國加州州立科技大學教授）
吳誠文（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林華章（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
引言人：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歷史學系
協辦單位：臺南市協進國小巨人少棒文物紀念館

謝仕淵：我們今天特別安排在今晚的少棒賽（第五屆世界盃少棒錦標賽）之前，來辦這場座談，我們會辦這場座談，是為了回顧台南過去的歷史。當然，在每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發展重心，但是當我們回顧五十年前的台南歷史時，其實棒球，及棒球所捲動的許多事情，絕對是這個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如此，其實今年約莫就是第五十年，大概就是此熱潮掀起的第一年（也就是紅葉）之後，繼之金龍，其後七虎，然後還有巨人。所以今天選擇在此階段舉辦這場活動實別具意義。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幾位，在當年，在那整個棒球熱潮中，我相信在座各位，我們都曾經參與過那個1970年代，用不同的角色投身於那場其實是很廣泛的社會運動。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但我們今天邀請的兩位，其實是當年的參與者，也是當年我們國家代表隊的選手。第一位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是林華章校長，他是七虎少棒隊的隊員，目前是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的校長。林校長其實是擁有非常完整的四級棒球國手的資歷，可是也常常是我們這個成棒代表隊的執行教練、總教練。他從小住在我們棒球場附近，作為一名球員、一位觀察者，我們也應該可以聽到他以不同身份對棒球的貼身觀察。

第二位我們邀請的演講者是8月1號才剛回到台南故鄉，來擔任我們成功大學副校長的吳誠文教授。他是巨人少棒，也就是我們說的第一代的巨人。但他比較特別的是，他其實是出身一個不能夠說是棒球名校的學校，非常特別，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是立人、永福，吳校長是博愛的，光是這個經驗就很特別了，因為那個時候大概就那幾個學校大家比較清楚。

除了這兩位當年的參與者之外，我們非常榮幸，也邀請了今天才剛到台灣、在英文世界當中以研究台灣棒球史聞名的 Andrew Morris 毛岸俊教授。他目前任教於美國加州科技大學的歷史系，寫了好幾本和東亞體育、台灣棒球相關的書籍，我們希望今天可以在兩位分享之後，Morris 教授也能夠和我們談談整個1970年代台灣棒球，在整個棒球史上的特殊位置到底為何？

最後是我們這次的主辦單位林從一教授，他目前是我們成大的副校長，也是我們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的主任。介紹完以上幾位貴賓之後，我們先邀請林副校長，也就是我們的主辦單位來為我們說幾句話，副校長請。

林從一：謝教授、林校長、吳副校長及 Andrew Morris，歡迎大家來。大家看我打領帶就知道我的領域離最遠，竟戴著領帶來參與體育相關活動。這個活動是三天活動的開場，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看板，這三天活動是：「近代東亞體育世界與身體：台日體育交流」特展的國際工作坊，還有一個簽約儀式。是連結了日本東京2020奧運的一個活動，我們希望締結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台灣歷史博物館，形成三方合作。包括博物館策展，以及在成功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大很正面看待也很重視此次合作。我們人社中心有一個很大的研究方向叫做「台灣學」，台灣學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我們用英文說是 Becoming Taiwanese，成為台灣人。主要是說，成為台灣人重要的因素是怎樣？這個從日本史、殖民時期體育史，及後來的體育活動來看，其對成為一個台灣人的認同上有非常複雜的影響。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是探討 Becoming Better Taiwan，成為一個比較好的台灣，我們是透過社會實踐的方式，透過實踐和參與不同社會的進步、社會的正義等等去探索台灣該如何走，會成為一個比較

好的台灣。所以正是在這個脈絡裡，人社中心邀請了謝老師來協助。先跟大家做一個報告，再來準備講的都是都是棒球，再給我兩分鐘。

我小時候，大概是 70 年代，我是 1964 年生的，小時候住太麻里。我們小時候看國手都是流口水的，那時候我們玩棒球就在路口打，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手套，我們都是用報紙摺的。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就是把它對折起來就變成船的樣子，再把它變成手套的方式來打，所以在台東的孩子事實上是比西部的孩子還缺乏資源。但是參與體育、參與運動這件事，彷彿是大家一起參與的，這主要說明一件事情，在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明確，越分工社會越分化，如何凝聚力量呢？我們很難寄望文化，更難寄望政治。其實讓分化的社會能夠整合起來，是學術、科學、體育。尤其是體育，體育是庶民的，是大家都可以參加的，是規則明確的，可以普遍的、可以跨國的比賽。具有力量，且能凝聚一地特色，難怪成為我們大家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今天的活動及未來幾天的活動繼續深化探討。我就不再說話了，在體育場少說一點話，謝謝。

謝仕淵：謝謝副校長。其實除了我們林校長跟吳副校長兩位棒球參與者，就像剛剛林副校長說的，每個台灣人的心裡面其實都有過那麼一顆球。我說真的，譬如說我媽成為一個球迷，是因為那個時候半夜要起來看棒球，他是為了要起來想吃泡麵，為了吃那碗泡麵就變成一個球迷。而且他以前很迷葉志仙，我們下次會找他來。

林從一：插嘴一下。我大概在 45 歲的時候常常投棒球，忽然投一投，這邊好像突然斷掉什麼東西（指肩膀），那時候超級失望，想說這輩子再也沒辦法站到球場丘上，那比沒有辦法當大哲學家（還難過。（眾人笑）

謝仕淵：我們今天進行的形式大概是這樣：由我這邊先拋出幾個問題來，然後依序地請兩位主講人做回應。我大概有四五個問題。這一輪跑完之後，我們再請毛岸俊教授對 1970 年代的棒球，做一個台灣棒球史研究上的觀察，所以我們大概會有四輪。我剛才其實再三強調，今天會有這樣的一個座談會，很重要的是，等於 1970 年代之後距離現在台灣棒球的關注焦點，在整個歷史的敘事上，它也有一點被黏著在或有一點僵固性的國族認同的解釋上，那我們是必須就回到所謂參與者的人生跟回到台南的現場，有更多不同的素材跟解釋，才能夠讓我們對於傳統台灣棒球的認識會有不一樣的切入點。

其實我們主辦這次會議，跟整個使他可以對話的主要思考，大概是從這樣的切入點來面對。為什麼要從台南來談這個東西？為什麼要請兩位及相關研究者一起對話？這有助於我們來重新看待過去許多研究者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有點僵固的國族和國族的歷史敘事。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從這樣的角度，來回應我們的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想請教兩位，因為你們從小到大生活在一個棒球風氣非常弱的城市裡面，是不是可以來談一下，你們從什麼時候接觸這個運動？然後一路以來，從自己的國小開始，然後成為台南市，那個其實是南部七縣市代表隊。到最後，從遠東去然後到美國，這個基本的歷程都會牽動。我們是不是就從（如果按照屆式的話）是從七虎少棒的林華章校長先來開始跟我們分享，謝謝。

林華章：在我談話之前，因為我看到蘇校長，是不是請校長先自我介紹。

蘇慧貞：我一直不敢講話，

林華章：校長您如果不能全程參加的話，我建議先拍張照片。

蘇慧貞：我可以。

林華章：那我就先講。首先要謝謝成功大學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的座談會。我台南出生，在台南住到十三歲，之後就到北部去，然後工作在台中。一下車在找成大的博物館，我 GOOGLE 很快地找到了看這個建築，這個成大這排名大相差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建築就讓人感覺非常有文化底蘊。今天在

這也看到很多我的老朋友，有我的學長、我的老同學還有那是學妹吧，還有棒球界的後輩剛剛也碰到我以前在永福、建興求學的同學。

我怎麼進到棒球的世界呢？其實並沒有受到紅葉隊的影響。在紅葉之前，台南市棒球的發展已經非常蓬勃，也許不會輸給今天的狀況。那個時候大家是打從心裡面喜歡棒球的，我又特別，因為外婆家就在台南棒球場對面，我在很多口述歷史都加入這一段。正好我的表舅就是六信棒球隊，他球具都寄放在我外婆家，我到我外婆家就在那邊把玩他的手套、球棒。外婆家的隔壁的隔壁正好又是我的教練杜勝三，也是台南出生，之後到台電、合作金庫的傑出球員，當過國家代表隊的總教練，我媽媽當然就是出生在台南棒球場的外婆家，他告訴我說從小他跟那個杜勝三曾經傳接球過。我媽媽一個女性她也可以跟小時候玩伴一起傳接球。那在這種氛圍底下，進到小學永福國小又有棒球隊，我其實就非常想加入棒球隊，因為我週六一定到我外婆家看南英隊練球，然後他們練完球後會跟老爺隊美軍顧問棒球隊做週末棒球隊。比賽完後，球場就變成我玩耍的場地，就在那邊跑壘、滑壘，跟兩三個玩伴這樣，也沒有人理我們。

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在場的貴賓，應該可以想像那時的棒球的氛圍是這樣的，所以在永福國小就非常想加入棒球隊。他是從五年級就會招，那個時候曾經辦過校內棒球賽，利用中午時刻，整個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就在一個學期裡面把他打完，棒球是風行到這個程度，打破教室玻璃幾乎是天天有的啦。五年級我就加入棒球隊，大家知道我從小看棒球不知道看過多少場，應該比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看得多啦，所以我腦袋裡面就裝進棒球的感覺，棒球飛行的那種飛行速度，我的球感應該是比一般同年紀的同學好很多，所以五年級下學期加入之後，就馬上變成先發球員。

我想到副校長剛剛提的，用報紙摺的手套我們也摺過，這個捏成一團當成球在打，這個過程、那個年代的小孩幾乎都玩過。我在五年級下學期加入之後，就參加第一個比賽，也就是六年級的學長那個學年，最後一個比賽是勝利盃，勝利廣播電台主辦的比賽。因為教練覺得我球感還不錯，就派我先發，打第八棒。不過這邊可以稍微臭屁一下不要見怪，這是事實啦！打到決賽就變成第五棒。就是說，表現還不錯，大家知道嘛！三四五是球隊的強棒。不過現在棒球觀念有些改變，第二棒變得很強大，最近才有這種變化。

那冠軍再碰到立人國小，立人國小的組合就陳智源，歷代金龍隊的組頭。我們輸給他了，當時小朋友輸球一定會哭，大家哭不曉得為什麼會哭，就跟大家哭。那場球我是有點高興，雖然輸球，但我個人的表現，我們打了四支安打，我個人打了兩支安打，能夠把陳智源這位國手打成這樣，是不容易啦。所以我天天晚上睡覺之前一定回想這個畫面，這無形中又符合心理學裡面那個好的回憶不斷在腦袋裡復原，可能因為這樣球感越來越好，這是我成長一段接觸棒球的經驗。

那回到金龍隊前面的紅葉隊，其實我也看過他們的比賽，他在我們秋茂盃，是全國賽，秋茂園，我想年齡跟我差不多的都知道。喔！大家說，台東來的紅葉隊，是五年級吧，對、是五年級。因為球場是我非常熟的地方，我就到處找紅葉隊，找到他們，那個選手都很黑、都打赤腳，當時打棒球幾乎都打赤腳，這一屆開始才稍微有點穿鞋。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的隊旗，是由樹幹，砍下來然後綁著紅葉，有兩個字紅葉，那個樹幹彎彎曲曲、不完全是筆直的，感覺是直的。那個樹幹留起來，應該是棒球之棒！看過紅葉隊，紅葉隊也帶來一股風潮，不過從我剛剛講的這個過程中，其實台南市的棒球在紅葉隊之前就非常盛行了。我在打的時候，台南市應該有八九間國小有棒球隊，那這個應該就是我接觸棒球，加入棒球隊的緣起。我就說到這裡，待會再繼續。

謝仕淵：好，那這個問題我們也請教吳副校長，特別是博愛國小，那個時候不是強隊，那為什麼只有你被選進了？

吳誠文：其實我有看過謝教授寫的那個書《台灣棒球一百年》這個書寫得非常好，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看一看，他其實已經把答案都講完了。但我以個人為例子，我在博愛國小，那時我是第五屆畢業的，是從勝利分出來的，學校還蠻小的，其實要成立球隊，條件並不足。但是因為那時候風氣的

關係，我們同年的林校長剛才講的，就是在紅葉打敗日本代表隊之前，其實小朋友都已經在玩棒球，非常普遍。

我記得從小，還沒有上學之前，每天都在外面鬼混。小朋友拿起那個就是充氣的球，好像有幾種延伸，拿一根短短的竹竿就可以打，或者是樹幹樹枝這樣，報紙還是你要有報紙才能折，不然就用手接就好，大家大概就這樣子，這是小朋友從小就這樣。那時候車子也不多，有時候空地在馬路上，大家就開始幾個就開始玩，馬路上車子不多，那時候也沒有計程車，就是有三輪車，偶爾大概也一輛摩托車過來，就讓一讓，過了再繼續打。這是那個時代，很普遍。

但是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政府重視是從紅葉開始，政府才把棒球當作一回事，不然重點都在推籃球的部分，謝教授的書講得很清楚，他也在帶這個地方。我在博愛國小四年級的時候，那個時候是金龍隊，58年，我是60年進去的，那個時候我去選校隊沒有選上因為我太矮，很可惜沒選上，不然也許，搞不好會跟華韋同一隊。後來五年級又去選才選上，稍微長高一點，但是博愛國小就是沒有幾個老師，一屆才五班而已，蠻小的國小，所以沒有教練。但有一個老師是教芭蕾舞的老師就來教棒球，他大概也不太會教棒球，後來我有一個隊友，他爸爸有個同事，他爸爸在那時候是大鳥。因為提到大鳥，大鳥棒球隊那時曾經打過非常好的成績，所以我們有一個義務的教練來教我們，我從他那邊學到，他是我們請的教練，學到怎樣拋球，我就一直練到熟。

後來到六年級，當選那個台南市代表隊，我們那一屆，剛剛華韋講到說有八個隊。我們那一屆是十一個隊，光台南市就有十一隊，有十一個國小，那博愛國小是打到第五名，最後我們打了幾個盃，打了好幾個月，五個盃最後算總成績，我們是第五名。第五名，本來選拔棒球是沒有機會入選的，前四名才有機會有選手被選上。我是跟許金木那一屆，是破例，他是被保送的。一開始他是在保送隊，我一開始是沒有，我不是在那個預計的那個選拔範圍裡面的球員，但是他們開會的時候，冠軍隊，就是協進國小，教練是方俊靈，亞軍隊，永福國小，蔡順全，他們兩個都說一定要怎樣。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我們在打的這五個盃的比賽，協進跟永福都吃過我的虧。

我國中的時候，是在金城國中，那時候我們大概一半的隊伍回來以後，主要是台南市、台南縣球員比較多就一起進到金城國中。那金城國中很特殊，他是那個時候，就是舊的金城國中，過來就是五期重劃以後變成很好很好的學校，現在跟新南國小在一起，旁邊都是魚塢。但是我在那邊打了兩年後，我的一個老師，他小女兒也在那邊，他跟葉志仙很好，所以你慢慢可以找他。後來我就國三以後就沒有繼續打球就唸書，我的同學，同國中高中。棒球這個東西我等一下有機會我談一下，就是在台灣的發展，應該要改，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體制的問題，我們是民主國家，還沿用威權體制的方法在推動運動，又把他叫體育，我等一下會提到，謝謝。

謝仕淵：好，謝謝。謝謝兩位第一輪回答。我們剛剛談到接觸棒球的過程，那是不是我們都知道接下來就是代表南部七縣市，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的，就是南區，然後比最後一個全國賽，全國賽選出全國代表隊，然後到 LUB 的體制，姑且我們叫遠東區啦。然後最後我們就是會到美國參加比賽，其實那個對於同年齡的人而言，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更何況那個時候，我們在 1979 年開放觀光之前，要到美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何況是承載這麼多很多人的期待，是不是也請兩位來談一談，其實剛才已經談到了，進入棒球，我們再繼續往前走一點，來談談那段過程當中，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大概是什麼？來，請。

林華章：當時在南部棒球的發展，台南市是非常強的，但是要到要去參加這個比賽，南部七縣市辦了一個選拔賽。那嘉義縣，縣市是合併組隊，他非常有計劃的、長期地組隊，結果在選拔賽居然打敗了台南市，所以組隊權就被嘉義縣拿走了。嘉義縣有七個球員，台南市他撈了五位球員，然後我是這五位之一，當然還有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沒有屏東。因為七縣市嘛，所以他只有取七虎隊，那七虎隊又再加一個集訓，參加全國賽又拿到……。那個楊福興嘛，現在台電的、在台電服務，他打了一個再見全壘打，那就是楊清瓏，一個知名球員、球評，然後我們就到美國去比賽。

這一段其實是影響我棒球發展蠻重要的時間，因為我當時是還沒進入青春期的一个小朋友，身高才 147 吧！但是因為打棒球需要力量需要速度，所以我的隊員最高的是 165，160 的有兩位，我完全排不上場。坐冷板凳的經驗也很特別，但是對我往後身心上面發展的影響是很大的，這是個人啦。12 歲就到美國去比賽，離現在是五十年前，大家都知道我幾歲了，62，那當然當地是非常新鮮。到那邊轉機，然後轉機到威廉波特去是搭國內的小飛機，經驗很特殊，同機的都是從越南打仗回來的軍人，他們回鄉。然後到威廉波特去比賽，感覺是這樣，是非常放鬆啦，是夏令營的感覺。但是我們中華隊卻要去那邊贏球的，所以教練就管理非常嚴格，就是說當時我們在舊金山下飛機，我因為暈機就吐了，教練就說你絕對不能講，你一講我們就不能讓你上場。其實他是白講的，後來我都沒講，也都沒上場，表示說，教練的態度就是你身體不舒服不能講，到那邊是準備要去比賽。

那七虎隊的第一場球碰到尼加拉瓜是輸掉的，一輸掉就去打五到八名，一共八隊參加，一場贏了就打一到四名，後來打到第五名。在那邊看到美國隊員、其他國家的球隊，有歐洲隊，歐洲隊基本上也是美軍的子弟，在那個威廉波特營區玩得非常高興，在游泳池裡面玩水什麼，中華隊絕對不能這樣玩，也不准下游泳池。特殊的一個經驗就是，喝牛奶啊、水龍頭一轉，類似水龍頭啦，就有牛奶流出來，這真的很奇妙，對台灣人來講，印象很深刻。然後交換紀念品，其實最想交換的就是那個銅板，台幣銅板跟他換美幣銅板，1:40。

那因為政府重視，所以會聯絡僑胞，僑胞就會也送紀念品，當時就是會找跟你同姓的。我這個姓林的，人很多嘛，所以林氏宗親會，他寫「林西合總堂」，當時林家分成東南西北，就會包紅包，10 塊、20 塊這樣，我雖然都沒下場，但紅包領了兩三百塊美金這樣，也是還不錯的經驗。

七虎隊是輸了球，但當時台灣對棒球的發展正好是政府非常重視，所以各級機關也重視。打第五名回來，但還是有在南部七縣市，到各個縣市去接受這個大家的歡迎，有遊行哦！那經驗很特別。當時，派克鋼筆跟原子筆是非常昂貴的文具，我收了差不多有 50 支哦，手錶有 12 支。所以從這個大家送小球員的禮物上面，就可以想像當時社會對這些小球員的喜愛或者是喜歡棒球的這氛圍，當然我後來有些轉送給同學、親戚、小孩，十二、三支手錶怎麼戴？不過鋼筆我還留有一支，是我當時在永福國小的教練，他是台南監獄的獄警，他上面有刻字送給我，我只有那支還留著。其他都不曉得流落到哪裡去了，這是後來參加少棒的一些經驗分享給大家，謝謝。

吳誠文：其實跟林校長差不多啦。我們那時候在國內打球的時候是也會收到很多禮物，打一個全壘打，就有人送你一罐肉燥。肉燥，那個時候，沙卡里瓦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廳，那個後來鄭老吉（編按：應該是南吉點心店，康樂街），他還會送金牌，不過很小啦，我現在把它找出來看都看不清楚，要用放大鏡來看，因為金牌很小，字也很小，就是球迷會送的東西。這是非常特殊的、當時的文化，美國人當然不會這樣子。

到美國去，剛剛林校長提到，就是我們到美國去。那時候我們 12 歲，就發現這個國家真的非常強大。像我們早上吃那個自助餐，就是那個炒蛋你吃過吧！你台南市的蛋，當年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的時候，就發現美國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國家，什麼東西都很好吃。我記得那時候台灣還沒有麥當勞，我第一次吃到薯條 French fries，那時候感動到驚訝到掉下眼淚，怎麼世界上會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台灣都沒有，小朋友都喜歡吃薯條，這是我對美國的印象，這個國家真有趣。

那小朋友都在玩，我們就練得很辛苦，他們都在玩，為什麼還可以跟我們打得一樣好？所以那時候台灣打球就是像軍隊化的訓練，連小朋友都一樣，甚至練習都非常非常嚴格，教練兇的要命。吳祥木教練都會說他很嚴格，我記得我們助理教練就是南一的棒球隊，他說他們教練吳祥木管他管得多嚴呢？發現學生去撞球，回來就拿一根棒球棒，拿兩顆鉛球，運動場撞一圈。還會拿那個教練的訓練的棒子，所以非常嚴格的訓練。我們的教練方俊靈也很嚴格，大家都怕他，所以訓練非常嚴格。到 Williamsport，發現他們像夏令營一樣玩。

我們比賽一直在練一直在練，所以這是差異，那個差異我覺得到今天來講，會造成很多的競爭。慢慢地會傾向大家學習，所以美國的小朋友，現在的練習沒有那麼集中，如果設計的教練想要贏球的話，他也會很嚴格，但是台灣的小朋友，當然現在不能打跟罵，可是還是會。如果想贏球，還是會

希望嚴格訓練，只是你不能用那種比較不當的管教方式。但是到成棒如果要打的好的話，其實是要學美國方式。

林華章：我稍微作補充喔，美國威廉波特現在的水準非常地高。台灣曾經中斷過幾年，但又重新去打威廉波特到現在還沒有拿過一次冠軍。我個人的想法是認為他受到中華隊的影響，從巨人隊開始，好像連贏了十幾年吧，而且比數相差非常大。現在不一樣了就贏不了，而且它賽制也改變，它把美國分成美國區跟國際區，美國區那邊有四隊，國際區那邊有四隊。所以不管怎樣，美國都會有一隊進到決賽，那現在不管是美國區也好、國際區也好，都可以拿獎。墨西哥、委內瑞拉都上台了，不容易，已經變成非常競爭型的比賽。我在幾年前，六七年前，事隔四十年，我還沒去過一次。而且管理也非常嚴格，選手住宿的地方，照理說應該不曉得，一般是見不了，我們當時是來來去去大家隨便進出啊！但是因為社會環境在改變，管理非常嚴格，你想找球員只能夠在那邊登記，有會客室讓你進去。

不過這個威廉波特比賽對當時的留學生是造成很大的效果，我印象中是我們每天都會接到一桶這個黃桃，因為賓州州立大學就在附近，開車要一個鐘頭左右啦！天天送一籃子，一個木頭裝的黃桃。應該是有，我應該是七年前去的，去的時候就會碰一些已經算是華僑，但是他們都是來回味他們在求學階段到威廉波特來看球的。我當時有些認識最遠的是從德州過來，他們過來看威廉波特……。

這個比賽很特殊哦！他在比賽那一段時間，幾乎全美國都在注意這個比賽，在鄰近比賽大聯盟的選手，他會抽空去看這個比賽。我到他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我們政府也捐了五十萬美金給他興建這個博物館，我是聽說啦！捐款給他第二年之後他就以我們組隊不符合的方式，禁止我們參賽，我不曉得終止了幾年。那邊我有看到是小布希總統他到威廉波特參加比賽的照片，我也看到那一屆七虎隊的歷史照片跟比賽紀錄都有，我看到跟許金木對麥克林敦，麥克林敦他還有一個小專櫃，他後來當了海盜隊的總教練，發展得非常好。做以上補充，謝謝。

謝仕淵：這個我也補充說明一下。因為我們從金龍之後，台灣一共在三年的時間左右，得到二十三次的冠軍，所以有幾次其實有很大的壓力，並質疑我們組隊的方式等等。剛剛其實兩位都談到了。特別是林校長七虎比較特別，因為金龍之後，我們整個全國的輿論一直會覺得台灣會衛冕這樣子，但那年其實第一場就輸給人家，這個就是為什麼巨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龍有一二三四五代，那其實七虎這個隊名就用那麼一次，就只有這隊是這樣子。其實那時候棒球隊的取名很特別，常常去問神明，譬如說我們現在 Lamigo 總教練洪一中以前是虎言的，虎言那年高雄出來比賽其實是問了鼓山的代天府，叫做飛獅，飛獅用台語念就有點像台語的「非輸不可（台語）」，所以那一年大家覺得他們會贏，但他們其實後來是沒有很順利，所以其實那個隊名那個時候也是大家一個很重視、關心的問題。

吳誠文：我們這個隊名蠻爛……

謝仕淵：你們這個隊名也蠻爛？

吳誠文：我們台南市代表隊剛開始是幼獅隊，叫落去著「又輸又輸」，所以領隊那時候領隊是林全興啊！他說那我們要取什麼名字，大家就七嘴八舌，後來就想一想，那個時候他就做了一個簡單的 survey，那時候大家最崇拜的球隊是哪一隊？沒有爭議啊！那時候東京讀賣巨人隊，有我們王貞治大概是表現非常好。我們平常練球結束...那時候有轉播，那時候他全壘打一直打。所以，就會說巨人很好，而且美國也有巨人，美國那個就舊金山巨人隊也打得很好，所以後來才又取 Giants 巨人隊。是因為幼獅不好，所以就改巨人隊，果然改了以後就越來越好。

謝仕淵：其實剛剛兩位都提到去美國的這個過程，整個過程如果從今天我還原媒體的報導來看，是全國的輿論都對於這兩支代表隊有很多的期待就是了。我其實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上一屆金龍，那時候陳致遠回來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後來在政大歷史系教書的張哲郎教授對他做一個訪問，我現在看過最精彩的，因為他很敢寫。他問了陳致遠說，你回來之後將來想要做什麼，但其實經過了快半年密集的訓練，他非常疲憊，他把這段話講得...因為十二歲小朋友，把話講得很真誠，他說他再也

不要打球了。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兩位內部的過程當中，背負了我們很多的期待，所以也有很多壓力。那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現在也還在這個結構中不斷地被期待，確實有的人在這個體制當中有機會，但其實你承受很大的壓力，那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請林校長先來？

林華章：那個年紀打球齣，根本不了解社會加諸在你身上的壓力。我們只是想說，既然比賽就要想贏球，不過那是十二歲的小朋友，我想教練就不同，教練個社會的氛圍。不過後來我後來當了成棒教練或當了總教練之後，才想著那個壓力會有多大。2001年世界盃在台北舉行，因為上一屆的世界盃我們打到第十三名，然後世界盃又到台北舉辦，他整整在半個月，在半個月我從來沒有肚子餓的感覺，那時候神經都是緊繃的，我每天幾乎都只吃早餐。後來決賽到台北，我住在圓山，早上六點前我就會到後面去走一下，然後走一個鐘頭，碰到日本隊的教練，我想他也非常緊張啦！我就打個招呼，就說希望冠軍賽可以再見。當選手跟當教練的年紀確實是有差別，後來寫棒球史的人，一直會把跟國族主義掛上關係。但對當時的球員坦白講，一點這種感覺都沒有，就是一場球，不過我想大家觀念不同。

吳誠文：我剛提到我回來以後，國中後就加入金城國中，那時候其實為什麼我還會進入那個國中？因為大家都期待，你進來就拿個冠軍回來，要繼續努力，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會……。但小時候打少棒的階段，我覺得就是好玩而已，喜歡打，其實比賽老實講，旁邊的人會覺得你好像壓力一定很大，投手面對強隊的時候一定會皮皮剉，可是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因為就是打球，小朋友就是這樣，所以蠻懷念這段時間的。但是你長大以後，就慢慢面對各種層面，好像擔子會越來越重，所以我相信我們成棒的國家代表隊，每個應該都是壓力很大。到了金城以後，我們有一些球員後來到美國，但是大概有一半、將近一半留在台南，那到了國二的時候，那時候我們還是國二要升國三，我們在跟美國隊正在打南區的選拔青少棒的時候後來輸給美國，美國那時候...他們這一屆楊清攏主力，所以輸給他們。後來我們隊友都被挖角，到華興去，我差點跑到華興，現在看到葉志仙他們都跑到華興去，我差一點去。

可是後來，就是那個林教授他爸爸，他勸我說，你又沒有長得很高。我國小的時候 158，一直到國中的時候才 169 而已，但是葉志仙本來很矮，後來就長得比我高。我是覺得你還是唸書比較好，不要再打球了，我覺得他講蠻有智慧的話，自己想想也知道。他就說你唸書的話也許將來考上大學，所以後來就唸書不打，去除那個當球員的壓力，因為球員有好多壓力，第一個就是你能打多久？你即使再繼續當國手以後，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事？你打球打到某個階段就可以有工作可以繼續鐵飯碗，不然的話你進到體專，將來還可以當老師到學校去教，這個大概我們年代最好的那個出路。這個出路對一般社會上的人來講就是很普通的，那時候台灣的運動的環境，對運動員來講比較沒有發展的長期性，能夠把它當一個終生的你可以發展的事業不是很明顯。所以你的壓力，你這種來自社會上的壓力、打擊，到底，你的目的是什麼你會承受什麼壓力？

那你本身，除了這個以外，當然本身會一直面對這種競爭，你的壓力是另外一種，所以因為這個樣子，你到職業、職棒運動的時候，才會出現說那種不確定性還是依然存在。台灣的職棒發展還是有這種現象，就是對球員來講，他的不確定性還是蠻高的，這種不確定性造成球員能夠有短期的利益就先嘗試再說，因為沒有長遠，一受傷就沒了，生涯就結束了，他沒有保障。早期我們職棒的合約不是非常好的一個合約，那球團也說我也沒有賺錢，我怎麼能夠保障多久之類的，這種東西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林華章：我剛剛講，少棒球員對打球，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責任、期待感受不到，但是確實就到成棒之後會有。這幾年在組成棒代表隊的時候，感覺到一個現象就是說，我們球員對國家意識，我認為是太缺乏。如果沒有國家意識，這個國家隊不會強，他只會要求剛才講的棒球的利益，注意到身體的健康。所以在早幾年我在組中華成棒隊的時候，常常聽到球員說：我受傷了誰負責？那聽起來覺得是很大的問題。那時我們要尋求一些保險公司，對球員的傷害做保險，一開始是沒有人要保的，因為他價值不高，如果要就要很高的保險費，這個划不來，一直談到最後體育署後來站出來也談成，現在有。但是如果有受傷也只能補償幾個月的薪水，永遠沒有辦法來長期照顧。

那你再想一下，松坂大輔打了第二屆的經典賽之後，第二屆又拿冠軍，但是從第二屆打完之後他從此就一蹶不振，上不來。那有沒有叫國家負責？鈴木一朗國家隊徵召他，他有沒有說：我受傷了誰能負責？怎麼負責？是啊，怎麼負責起，誰負責得起？他只有自己負責的起。如果為了國家去打球，我認為球員應該至少要有這種概念，這一隊才會強，那是義無反顧地為國家去打球。但是現在台灣有個現象是：你不能說徵召，要說邀請。但在我那個年代都說徵召啊！聽到說你要去，爬都想爬過去。那我想這是教練的問題，我作為一個在學校的教練、老師，我認為這塊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這個問題如果要談，要談很久很久，先談到這裡就好。

謝仕淵：好，謝謝兩位。就覺得作為球員跟作為教練其實那個壓力不一樣，從剛剛吳副校長背景來說，到金城之後要不要繼續打球，那個抉擇反而是一個困難。其實也可以跟大家說，我們在那個時候的教練或者是謝國城先生，其實那個壓力承受最大的是他們這幾個人。謝南強先生跟我說，那個壓力承受得很特別，因為我們基本上到最後其實從金龍、巨人之後，我們盡量都贏，而且贏太多，有的時候一場比賽贏二十幾分，少棒，贏二十幾分，二十幾分其實對領隊面對對方的那個已經有點不太好意思了。所以謝南強先生跟我說，他爸爸謝國城先生贏很多的時候都很緊張，他又不可以叫你不打對不對？有時候這樣子就好，他那個時候，我聽他的口述，他爸爸那個時候只要贏超過十分以上，到最後其實是我們領隊教練有很大的壓力。因為贏太多其實又有失和諧，但我們又想贏，就是在那個狀況操作是這樣，這個事情對那時候的台灣而言，我們的得失心很重。

我們大概從 1968 年開始，大概平均一年，我們在聯合國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大概十幾個國家，到 70 年代那個壓力更大。在這個更大的壓力之下，我們其實把希望都寄託在一群十二歲的小朋友身上，那個時候確實是這樣。剛剛其實兩位也提到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見了，他或許不是自己體會到自己壓力，但也大概知道，這件事情對我們當時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想要請兩位來談，因為不管是林校長還是吳副校長，你們的後來其實都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那是不是可以...因為就林校長而言他的國手的閱歷很豐富，不過你當年提到，你在七虎的時候其實是坐板凳的，那段經驗跟後來你的國手之前的關係是什麼？那對吳副校長這邊，是那段金城國中之後的選擇，你那時候想的是什麼？我覺得這個是能夠再多說一些。

林華章：威廉波特比賽有轉播嘛。那你板凳球員就是要去隊友打完球，就是要去撿球棒，撿完球棒就要給下一位隊友打。我的感覺好像全台灣都在看我撿球棒，對一個十二歲的小孩講，全國都在看你撿球棒，然後你再交給人家去打擊，這個是很大的打擊啊，你就是很難受。在台南市隊，我剛剛聽陳文松講，我知道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輸。在永福國小在台南市隊都是主力球員，那在七虎隊我上不了場，就是很難過。在那種情況，我每天就是大家看我不會很難過，但就這樣子過日子。那七虎隊我有個綽號叫做深山虎嘛！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深山虎，我是差不多...在嘉義有個資深記者寫一個嘉義棒球史話，歷史的史，史話。我看了一下，他把我寫成我的綽號是勾魂虎，那我就非常不愉快，勾魂一半是用在女性身上，非常抱歉。他用勾魂虎，我明明是深山，怎麼變成勾魂虎？我就上那個維基百科去更正，更正我一個一個對，我爸爸也會保存資料，黏在明信片上面，正面是珍珠龍什麼學生服，後面是七虎隊的隊歌跟每個球員的名字還有綽號。我也對一下，五六個都是錯的，這個歷史很可怕就在邊，我當事者有發覺即時把它改正，沒有發覺，五十年、一百年後，我就真的是勾魂虎了。

那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刻那個時期，差不多十年前，我才突然？當時取綽號的人取的有意思。為什麼？因為深山虎就是他根本都看不到，久久才會露面一次，就是也不曉得什麼時候上場，在威廉波特都沒有上場，深山虎取得真好就是在深山。那因為有這個挫折，所以當我進到華興中學升到國三的時候，我也才逐漸發育跟同年齡的同學差不多，那我就變成可以上場比賽了，球感還不錯。反而在七虎隊表現好的同學就變成板凳球員，在那個時候就知道，他心裡面一定很難受，我也知道他為什麼會難受，因為養成一個同理心啦。對我以後交朋友會有同理心，就容易交朋友所以人緣還不錯，但是打棒球確實，我也曾經說不要再打棒球。不是老師勸我哦，老師是勸我一直打下去啦，但是因為我公務人員家庭出生，我少棒要打的時候，爸爸不同意，他又是外省人，這個打球以後工作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唸書啊。要我唸書，後來同意我打球，但是，一直打打打到國三之後升高中，這個打棒球沒有前途，高一想說我就不打棒球，要去申請徵審，運動機會的徵審。那那個時

候徵審賽很特別，你只要填，不需要學校開名額缺，台南一中填建國中學填高雄工專，我那時候不曉得，一股傻勁，把這個辦法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就去拿表格填一填，填到一路這樣蓋章，蓋到最後剩校長的章，我的校長是北一女的退休校長江學珠校長，他不蓋，有一天又要送件。禮拜天在華興要做禮拜，我做完禮拜之後下午請假，跑到他家去，從兩點跟他盧到五點，他就是不蓋這個章，不讓我離開華興。但是我跟他說道理，他也聽得懂，但，他就是不蓋，他最後跟我講一個什麼，我不能夠跟蔣夫人交代。就這樣，我只好回來，因為快收假了嘛，五點多回來。

好就死了這條心，就利用這個徵審的這條路就不走了，我就努力唸書，就跟我們當時葉國輝老師說：我不打球了。他說：喔這樣子。雖然有挽留啦但是沒有辦法同意我去念書，但我不曉得他是有什麼策略，把我的宿舍安排在...華興的宿舍有三棟，最高的一棟棒球隊住，他安排我在第二個。我書桌前面有個紗窗，一打開就是棒球隊的宿舍，然後要唸書的時候，那些同學、學長、學弟經過就說：「華韋啊練球哦！」，我講：「不要吵！」然後練完球回來要去洗澡，滿身臭汗很熱要去洗澡，然後我留在那唸書，就有人說：「華韋啊洗身軀哦！」就這樣不斷地被干擾，三個月後我就受不了了，就再去請葉老師。我說葉老師，請再讓我回到球隊吧！他當然求之不得就讓我回去，就這樣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棒球圈，所以講起來也是非常幸運，這段也很特別。

吳誠文：不過大家聽一聽，大家也都知道，像林校長唸書絕對沒有問題，其實他們可以一邊唸書，都是很聰明。其實當初他在學校裡面他成績也不錯，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運動員如果把運動之外其他領域知識的追求當作第二專長的話，其實是不會有問題的。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發展不應該把那個運動選手當作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這樣會限縮他的生涯發展空間。所以我們要培養運動員，要盡量越早越好沒有錯，他有那個天份，從小去鑽研他，他有興趣、也有天份，能夠一路運動、體育做得很好。可是你不要同時，沒有一個人會說他只有一個專長，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擁有第二專長，所以同步去培養他的其他專長的話，他這個一生才不會因為運動很容易受到身體狀況的影響，因為非常意外等等受傷了而被迫要中斷他的生涯，很年輕他就要退出這個領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培養他的其他專長這個事情應該是要的，那個社會要有這個共識要去注意這個，這樣子的話大家的發展會更好，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我國中打了兩年然後就唸書，到台南一中去以後，台南一中還沒有棒球隊，我還是喜歡運動，所以後來算是學校的田徑隊，曾經參加過市中運也得過獎牌。到大學我到台大去，第一天就加入棒球隊，就是行李一放下去，學長就來找我，那個新生訓練我還被記缺席，因為我跑去棒球隊練球，立刻就被教官罵。所以其實棒球我在大學反而是有，後來就工作、求職等等。

我回國到清華大學，也是第一天就參加教職員壘球隊他們就來找我，所以你看我一輩子都不會脫離這個東西。雖然已經不是專業在棒球路，但是我把棒球當我第二專長就這樣，所以它還是會跟我一輩子。一直到最近，我剛提到那個美國的少棒，其實他們的發展也跟以前也不一樣，剛剛林校長有提到，因為你面對競爭，你總不能我的小朋友一直打敗別人就輸給別人，所以想辦法。但是美國人的辦法跟我們辦法不一樣，不是把他集中起來軍事化訓練，不能這樣，像美國沒辦法這樣，所以他也會有些新的方法更新。運動科技的介入，這就造成產業的發展，怎麼樣發展會打得更好。打得更好，家長是有很多秘密武器可以用，台灣小朋友都還不知道，他們有很多新的設備、新的訓練方法就被這樣開發出來，所以小朋友越打越好。我們來土法煉鋼的話一定是吃虧呀！所以其實跟這個東西就是隨著時代在進步的時候，我們很多方法一定要跟著進步，跟著進步你一定要有人去從事這樣的研究，所以在大學裡面我們就最近去發展運動科技，是希望把不同領域的老師、學生等等集合在一起。

華韋他現在有個計畫，那個計畫台大合作。這個台灣越多人做越好，我是很希望讓我們運動專業的學生跟教授，跟非運動專業的學生、教授能夠打成一片，幫運動員找出他們第二專長。除了運動專員之外，他從其他的專長也可以協助他很喜歡的運動項目，一輩子他是可以當成他的職業的，即使退出他的運動場，他不能夠說只有剩下來就是開餐廳、賣麵，或者是開運動器材店等等，好像限縮在這個樣子，這個是沒有必要的。他還有很多其他的機會可以去發展他的生涯，這個生涯也會跟他

喜好的運動有關係，那要發展這樣的生涯，就是商業的活動要活絡，商業的活動活絡才會造成正面的運動的發展。

台灣就是像剛剛華韋講，所有的、只要團隊運動是很多等著政府的補助，政府沒有錢他就什麼都不能做，這在美國從來是沒有這種事。在美國，沒有一個運動是不能夠職業化，任何運動都可以職業化，因為他都有很多商業的模式，就是 model 被創造出來。那運動員受益，做生意的人受益，從運動場退下來的人，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從事他的生涯，所以全部都是在這個金融，那個經濟體系裡面被支撐非常多的運動，台灣應該要這樣做。可是現在我們政府都覺得，把所有的運動放在體育史裡面，體育史是屬於教育部，所以他是教育，我們把運動就一直在教育裡。可是你知道政府教育人民，還是在用這種思維專門在教育人民，這樣是很危險的。因為既然是教育的話，你只能管學校而已，你根本管不了這個離開學校的人，沒有人會讓你教育啦！大家為什麼要這個運動協會要聽你的話？就是因為你給錢呀！他就會是一個很積極的發展，這個方法是中國還在用的方法，你應該把手放掉，然後要創造一個很好的環境，要引導、引導社區性建立運動場館，多了運動場館以後就可以有商業的營運。所以在美國，即使是那個 MLB，Major League Baseball，他們都叫 club，所有的運動都從 club 開始的，付費，加入這個班會，那我會受益啊。那我交錢，有錢就會有很多事可以做。我的建議就是這個很重要，台灣的這個運動的發展，如果要真正能夠達到這樣，你不能用老的這種體制在發展運動，用體育的思維發展運動，我們只能停留在這裡的水準啦。

我們大學也是一樣，台灣的大學大家都會笑說是教育部大學，就是因為教育部管太多的話，我們的高教的水準都會停留在教育部的水準，這個我們一定要去突破這一點。再去如何讓大學法人化，大學有更多彈性的話，不怕沒錢，你做得好的話，哪怕錢的問題？大家都擔心說，因為我們要靠政府補助啦，如果法人化以後，政府就是覺得我們不聽他的話，他就不補助，那我怎麼辦呢？就是要沒飯吃嘛！那你為什麼不說，如果他不聽你的話，你有更多的空間，你不會說被便當只能 80 塊，你有錢可以花，人家就願意來，你發展會更好、空間更大，你的能力比教育部好，為什麼你還要聽他的話？所以運動也是這樣子，我期待的是這種體制，政府要能夠有智慧，可以去改。這樣子台灣不會說：我好想打敗韓國。越講越多沒有用啊，因為你的體制一定輸給韓國，韓國政府放手的速度比我們快，這個是關鍵。

謝仕淵：好，其實吳副校長也提到了一個對台灣棒球願景的期待。那我覺得是不是針對這個問題，請林校長，因為林校長一直回國之後其實在第一線服務，就是他一直在訓練我們一代又一代的棒球手，那這個跟教育有關，這涉及更大的一個社會脈絡結構的問題，但是不是就剛剛吳副校長所提到的，林老師作為一個長期培養棒球、運動選手的第一線工作者，你要怎麼看待這個工作？他們挑戰可能會是什麼？

林華韋：我其實一直大部分時間是用在棒球競技這一塊，就是比賽怎麼贏人家，但是這幾年來在想說，我只去思考這個問題，去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大概也不容易把台灣棒球整個環境包括剛剛講的產業這塊做好。所以這幾年有比較多的時間在想說，如何從其他方面推動棒球？那我覺得學校裡面，我會對社區，找教育部在地、就會灑計畫，我們就把棒球作為先推動社區去服務社區的一個作法。當然跟家長、跟小學的那些學校，是來共同來推這一塊，這作為我們的第一步啦。另外在大學裡面跳脫棒球這塊，我們在籃球那邊也要做，不僅在競技這一塊。如果回到我最熟悉競技這一塊，我認為如果台灣的棒球要追得上日本、韓國、美國等等，不僅技術訓練這塊，其他方面的教育訓練要加強，現在的球員幾乎沒有什麼想法，他還不曉得怎麼想，這會影響到他們在技術上的一個覺醒。那怎麼去影響他們呢？我想就要提升教育的水準，基層的教練大概只停留於「我帶這個球隊就是要贏的」，不去想說這些球員他未來的這塊其實需要其他方面的這種學習。這其他方面學習的重心他們根本不曉得，如果他只有這樣想的話，那他在技術上面的指導也絕對會有所限制。

最近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基層的教練，有一天我在看 U15，U15 就是十五歲以下，在我們學校球場比賽。那球員在傳接球，教練也出不來還在裡面，另外一隊是球員在做訓練的時候，拋球給球員打的是球員自己。依我實際在球場上面做訓練這種有經驗的人來看，怎麼會變成這樣？因為他就只求教練自己的立場，他自己方便。我們訓練就從這塊來看，球員在熱身開始，教練就要站出去了，提醒

他熱身的態度等等。這是在訓練上面我觀察到這一點，所以教練他如果沒有辦法提升的話，他的方法就停留在這一塊，但是非常嚴厲或者是非常困難的學習，負荷的量非常大對運動員來說絕對是需要的。大家常常誤會美國的訓練，認為他是比較輕鬆、比較不要求負荷的，絕對不是。像棒球這一塊，我是覺得在棒球界常常講說，棒球到底要學美國還是學日本啦？常常有兩派，現在又請一個我們宋大經紀人坐在後面。我剛聽說今天聽說，有一個在洋基隊待了七八年的捕手要來味全隊，這樣會涉及到什麼呢？能從他身上學習到什麼東西？你能夠消化什麼？所以我的結論是到底要學美國還是跟誰學呢？跟日本學？跟日本學之後要發展成自己的、我們台灣的棒球。為什麼跟日本學？因為日本人的棒球也是學美國，但是他已經發展出適合亞洲的適合日本人打的棒球。大家知道日本人做事情，天下最龜毛的大概就是他，吹毛求疵，他對於一些技術上的學習，在這個過程是重要的。那我們如果先從日本人學美國，學了適合日本人，我們跟日本人接近，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從那邊獲取他們已經消化或者是內化成滋養棒球論壇的技術，我們再從自己的棒球文化裡面來學，建立起自己的棒球這一塊應該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到美國去打小聯盟的球員多少？非常多，但上大聯盟的不多。但印象看到，從美國我們的球員帶回來的，你有感受到技術上面對我們的影響嗎？有，但最直接有，但不多。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什麼？嚼煙草，刺青，你看日本到美國去打球的球員，在大聯盟的居多，在小聯盟的人也不多，嚼煙草刺青這種我都沒看過。但是，刺青是在日本文化裡面又比較特別的，因為他們的刺青是黑道文化，一般人不可能隨便刺青。有一天我碰到林智勝，他的手都是刺青，因為在中華隊我帶過他，他看到我就不好意思把手藏在後面，當然會很不自然。我說你的手在幹什麼？他說沒有啊老師沒有。我就說你這樣以後你有一天去帶 U15、U12 的球員，你怎麼面對他們啊？他說老師我會穿長袖，這就是他們去打美式棒球，他沒去但他受到誰的影響我也不用多說，看了就是這樣。當然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我的說法，但最起碼我認為，刺青文化或者是嚼煙草或者是吐口水，吐口水還多，我自己也打過棒球打很久，我都不曉得為什麼要吐口水？但是看多了很自然，不吐覺得……不舒服，他就吐了，我看到最多就是這樣。所以這個從我們棒球怎麼走想到這邊，那當然也許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

謝仕淵：我們的前一個小時，大家在講過去的時候，常常都覺得勾起很多回憶，讓大家亂笑。我們後來進到三點之後講的這些問題，其實是一個很結構性的問題，很深刻。就像剛剛兩位談到的，棒球其實這大概就是過去五十年發展前，我早期的研究是他們之前，那個又是另外一個脈絡。坦白說，這五十年以來，我們可以說金龍跟七虎、巨人之後掀起的那番棒球熱，跟整個國家體制上的配合，其實他造成很多深遠的影響。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大家要共同面對的承受，坦白說，因為大家也知道，只要我們有一次國際賽的成績不好，你只要看 ptt 或者是相關聲音之大，我相信包括連校長包括連負責輿情的相關單位壓力會很大，這最後都成為一個結構的循環就是了。那當然對於這個基層的棒球教練而言，他有更直接承受到的壓力，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很複雜的問題，但我們也非得面對這個問題不可。

譬如說我自己是做一個棒球史的研究者，我這幾年關心的問題其實是紅葉結構的問題。因為我們對紅葉的球員...我上禮拜才去拜訪他們，他們今年大概都六十幾歲了，在整個六〇、五〇年來紅葉的再現，其實他們就像一群不被允許長大的孩子一樣，我們談的永遠是十二、十三歲的他們，給他們很多的壓力，可能他們到十五歲之後，你還希望他們能在一起打球。那十七歲、二十歲，也希望他們能夠再紅葉榮光再現，他們那時候都有小孩了，面對的是柴米油鹽的問題。但是整個社會對這個事情心態很不一樣，我其實是談這個問題，我其實是希望能藉著這個報導，讓我們看一看作為在座這麼廣大的棒球迷，我們的熱情、對於球隊的支持其實全部都基於善意，但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善意可能形成某一群人的壓力。我們都同意這一點，所以等到面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那個才是一個困難而不容易解開的結，但是我們非得面對不可。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最後是想請教兩位一個問題，我很常在類似的座談用這個問題做結尾，一分鐘回答就好，就是對兩位而言，就像剛才吳副校長所說的，在金城之後你覺得已經不是專業棒球員，但是棒球隊你而言一輩子的關心，我想請兩位，可不可以用簡單的一句話來說明就是棒球對你而言，是什麼？

吳誠文：蘇校長說，棒球隊我來講就像我生命裡面的基因一樣，他就覺得很奇怪我為什麼會那麼愛棒球。我覺得謝教授的書裡面其實有一點答案，我後來讀了你的書以後才發現，我其實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長大的，不然台灣是沒有這個本錢可以發展出很強的...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環境，棒球在台灣人的每個人身體裡面已經變成身體的一部分，大家都沒有察覺。當你看到他們比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是我必須要關注的，雖然你沒有打棒球，但是這是很奇特。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體制上面一定要承認這一點，台灣有棒球的基因，你一定要讓它發展出來，不要把他限制住了。體育署是絕對沒有本事發展台灣的棒球的，我保證這一點，不能只靠棒球，你知道日本的軟式棒球，美國沒有軟式棒球，日本的軟式棒球，有四萬九千多隊註冊，硬式棒球應該有一萬多隊吧。你不是靠職棒在撐的，不是靠國家代表隊，因為它已經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說，文化是我們日常生活接觸的層面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一句話，我呼籲政府，體育署回歸到體育室，只管學校的體育。台灣的棒球、台灣的運動一定要跟文化結合，要歸到文化部。然後產業的發展，文化部要跟經濟部合作，跟國發會要合作，創作一個適合運動文化發展的條件，讓它的實力不要受限於體育署的門楣。

林華章：我也同意。也許不僅是我跟誠文，我想台灣很多人血液裡都有棒球的基因，對我來講，除了是基因之外，也許又像是空氣、水一樣非常地重要，但是我天天生活，幾乎都在棒球的環境裡面。至於棒球怎麼發展，除了誠文建議之外，我想台灣政府確實是要考慮到學校的任務，還有他產業的發展，絕對是最後我們讓棒球推動起來的最重要的一塊。

謝仕淵：好，謝謝，聽了兩位分享之後，我覺得是不是我們請校長或者作為永福國小那個少棒隊，那個永福、立人、進學來這個我知道，三個學校的學生很難不跟棒球有關係，來，請。

蘇慧貞：我們只能承認說，那個華章在打棒球的時候我們是在管學院在練琴的那個，我們只能扮演那個看球的。不過歡迎大家來，那麼我前面還有活動，不好意思。我真的覺得很驕傲的是台南的部分，特別是華章剛才說的，很多點對於我們今天的工作來說，我前一陣子半夜剛好看到鈴木一朗一個很長的影片，就是在講這一段的經驗，字裡行間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教養，我覺得假設今天對各位的專業來說，那個部份我感受最多的，我給林麗娟老師 send messege。我希望我們的學校撐過來之後，某種程度也是在營造這樣的教養，讓這個習慣成為我們活動跟文化的一部分。大概特別是講這個，因為事實上我剛一面在聽，在座有很多很多的都是在這個領域能夠做更好對話跟交談的人，我非常非常享受下午能有這一段的學習，我覺得我們第一次跟彭先生在球場的時候，我其實特別教的就是我們成大同學在這邊打球的那個場面，記得嗎？我們的身材都不怎麼樣，但是彭先生非常非常喜歡我們同學在那裡打球，因為全部是業餘的，那作為一個不是有專業可以做任何對話的人，我們的同學從頭到尾，其實表現的就是對待這個運動應該有的樣子。彼此之間、行為之間對待他的校友，那我們很可愛的電機系的投手，很不小心地覺得那個球好像有碰到他的打擊的朋友，事實上沒有，但就很急著一定要過去，遠遠地追著他要跟他道個歉、握個手。然後我在，那個是貴賓看台，我跟彭先生在那邊，我多麼驕傲。作為這個學校的一個老師，看到他們純粹從不是專業，從完全沒有打過半次全國體育賽，是這樣子的一群同學組成隊伍在那邊打球。我希望將來這個校園裡就是此起彼落，到處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來營造這樣子的一個精神，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希望傳遞下去的，所以我寫了很多日記，非常非常開心有今天下午聽各位的時間，謝謝。

謝仕淵：謝謝，謝謝校長。好，那另外兩位分享，我們是不是請 Andrew Morris 教授，因為之前的研究其實也跟整個 70 年代的棒球有關，聽了兩位分享，也可以回歸這個想法，然後關於 70 年代的棒球乃至於台灣現在的棒球，來，請。

Andrew Morris：謝謝，不好意思要看一下電腦，沒時間了，硬出個東西。先謝謝就是謝老師、林校長、吳副校長、校長，我覺得很榮幸可以在這裡談棒球的歷史，特別是台灣這個少棒熱潮這段歷史，那我的研究以前就是棒球跟民族主義，就是國家思想的關係。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就是校長跟林老師講的，你用這種角度來討論棒球應該是有些缺點，大的一些可以看到，可是可能有些小的，譬如說隊名、小朋友的綽號，那種比較日常的文化，可能是看不到的。就覺得也就棒球一直有這個想法，用這個大的角度來談民族主義什麼國家思想，應該可以談到一些有意思的問題。應該還

有一些抓不到的。那，用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說二十世紀的體育幾乎都是用民族主義的思想來看，或者是看哪一個國家，幾乎都是看成人體育為主，特別男人體育為主。這個想法就是說，現代體育跟國家的未來一定要經過、一定要跟大人的身體有關係，比如大部分運動員什麼的。所以，台灣有這個特別的例子，就是說怎麼把國家思想放在十二歲的小朋友身上，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例子。因為以前清末民初中國已經有這個想法就是說，中國的未來一定是跟體育有關係，一定要看是中國人的身體，要發展我們中國人的身體，要徹底地就是講男人的身體，那女子其實也是很重要的，當然是沒有像男人的被重視，小朋友的體育就更沒有被重視就是。

一直到我們剛剛講的，1968年紅葉隊打敗Wakayama（編按：和歌山）的時候，那國民黨就是我講清末民初的一些體育思想，被國民黨帶到台灣。像謝老師已經講的，推廣的不是棒球，是籃球、足球，其實田徑是奧運的項目，那棒球呢？那個時候好像是太日本，國民黨就不喜歡推廣這個很日本的運動，然後因為籃球、足球、田徑這些項目，一直有……就是國民黨他逃走，已經有大概三十年、四十年的歷史，跟中國的一些體育思想有關，那棒球是算蠻新的一個東西。到台灣的時候，中國的棒球史記錄是看不到的，就是東北、日據時，日本佔滿洲國的時候有棒球，湖南、廣東哪裡有幾個球隊，就是紀錄更多棒球史比較多。那國民黨到台灣，也是要想一個辦法，有這個棒球當體育項目是很受歡迎的，可是他們不懂，那怎麼辦？

最近回去找到一個例子，就是中華民國的年鑑，是1970年的年鑑。然後寫一句話，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最喜歡的運動項目，最大的觀眾還是足球的比賽，這是1970年中華民國的年鑑寫的，就是紅葉隊、金龍隊、七虎隊、巨人隊，那些震動全國的成就以後還敢這樣子寫，就是不懂怎麼用棒球就是。1968年就是很徹底是說，突然間，十二歲的小朋友打球也可以震動全國，這算是很奇特的例子。以前有棒球當然是有棒球，聽到說台灣的棒球文化已經很發達，可是當地棒球文化發達跟全國的媒體跟政府的注意力，那就很不一樣了。所以從1968年也是一個契機，第一次棒球的起就是紅葉隊打敗Wakayama，可是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一個起立，這些十一歲十二歲的小朋友就是很喜歡打棒球，已經有在打棒球，這樣子紀錄是不用做什麼，可是讓這些小朋友打棒球也是可以震動整個台灣，震動整個台灣的愛國主義，到最後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啦。1970年代，是說外交方面沒有很多成功的地方，連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還是有辦法找到新的外交盟國。可是棒球就是十二歲小朋友打的棒球，還是有辦法震動全國，讓台灣全民就很愛國，我覺得也是很特別，這個日本的比賽，可以讓全台灣很愛中華民國，那大概就是講到這裡。

謝仕淵：好，謝謝。我想剛剛Andrew Morris其實談到一個問題，就關於視角的問題，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辦這場座談會的原因。因為我們向來早期做研究就是看主要說媒體，提到說媒體所鋪陳出來對於棒球的定位和想像都是一模一樣，我們只有回到比如說台南現場、嘉義現場，你才會看到譬如說剛剛吳誠文老師剛剛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鄭老吉。那種純粹為了棒球，其實對大家來講那個熱忱，因為現在還在做辦桌還在康樂街這邊，對他們而言他口中的爸爸，其實是從日本時代以來就對棒球有很深的熱愛，對於他在那當下支持巨人或是支持七虎等等，其實是一個植基於從右邊來的習慣，他其實可能在巨人自己就這麼做。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就是你必須從從那種角度切入的時候，我們才會讓台灣棒球史的書寫不會只從紅葉開始，那這個其實也是我二十年前其實我跟Andrew Morris，我跟Andrew已經認識快二十年了，我們一開始在談的時候也是談這個問題，關於整個台灣棒球史延續性的問題。因為我們一直從50年前這個歷史開始來談，但是就像剛兩位老師所說的，其實你們小時候談的棒球就是一個非常興盛的狀態，我們需要讓我們的角度來去跟那套已經習慣我們國家角度來看棒球相互做對話，就這當中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要試圖把它弄清楚，我覺得那個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我看到Andrew談的從角度出發，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當然也談到其實70年代之於台灣棒球史而言是一個很特別的開始。因為我們過去重視運動跟國家之間的關係，然後也重視特別是男性的身體，當然這背後有一套從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大眾主義觀念的影響。

好我們剛剛台上的幾位貴賓，就我們今天的議題作一些回應了，我們還有十幾分鐘、一二十分鐘，是不是我們現場開放幾個問題讓大家，因為有許多其實也是我們今天兩位老師的朋友學弟同學等

等，那個其實也是我相信是一個你們曾經參與過的歷史。是不是或者是問題或者是分享，來都可以，甚至有問題可以提出的、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我們今天甚至於有早期主辦美術盃主辦單位，主辦的女兒也來看，有人聽過美術盃嗎（聽眾：沒有）？有吼，美術牌就是一個成衣的品牌，那個時候台南很特別，就是很多的廠、就是賣衣服，太子龍也是嘛，美術牌也是都辦過棒球賽。然後兩個台南最有規模的廟，麻豆代天府和南鯤身都辦過五王盃，這個大家知道，可以想像其實民間信仰他跟什麼樣的結合，那個一定是台灣最普遍跟有錢的活動都是。來有沒有問題，還是先請王老師講一下好嗎？美術盃簡單地說。

觀眾：謝謝，今天真的很榮幸來參加這個研討會。第一個我要分享的就是，我是女生但我們家的人都很愛看棒球，但是我沒有什麼機會玩棒球。從小耳濡目染之下，我的生活辭彙裡面會充滿棒球，我小時候常在講說要看棒球，就說爸爸我要看全壘打全壘打，然後我爸爸就會準備泡麵，那時候好像是王子麵就熬夜看棒球。那有一個小故事很好玩，我小時候因為進學校之前不太會講國語，進學校之後好笑的就是小時候有旅行，就有學校 bus 帶我們出去玩，那老師通常在開車之前時候都會說：小朋友請你不要把頭手伸出窗外。我就想說為什麼我們出去玩會有投手在這裡？而且怎麼把投手搬到窗外去？就是我小時候字彙還不足，但是我對棒球的術語就已經在我的印象裡面了，這個是我想要分享的。那第二點就是剛才校長有講，我們去推動棒球那怎麼去推動，剛才吳副校長有講結合文化部、經濟部，我想這個真的需要有人來帶頭，因為我們一般民眾不可能說去跟立法委員講或是什麼，一定是你們這種有知識背景或者是經驗的人來提，想說那這個你們要怎麼提給政府去知道去執行這樣？謝謝。

謝仕淵：好謝謝王老師，我們再一個問題。我知道我們今天巨人隊，也是巨人隊隊員來到這裡。

觀眾：我坐著講就好了，謝謝校長、副校長、morris。本人是，簡單介紹，1973 年吳誠文之後的巨人隊第三代，第二代的我們輸，我們第二代的冠軍是台北市，就說金龍、七虎、巨人、台北市，然後台南市巨人又拿一次。我們那時候等於是秋風掃落葉，就像你講的每一場都是 20 多比 0 啦，台灣的棒球其實能夠造成這個熱潮，很不幸的是從一段不正常的選拔明星的方式，有人要面對嗎？我們必須要面對很誠實的，還有超時段的練習，美國的少棒青少棒甚至到 NCAA，他們有規定一個禮拜接觸棒球幾個小時。我相信各位都是很熱愛棒球的，但是呢！我們的國家並沒有管制當時棒球的訓練及發展，我們是從一個學校裡面，上萬個人裡面選擇一兩個球員出來的一直到現在。所以說我們當時美國威廉波特在檢討我們的時候，我們十幾年沒有拿冠軍有很多的因素，這是間斷跳躍式的說我們，但是我們製造出一個奇蹟才有今天。

校長談到美式跟日式，我們台灣人絕對要綜合美式跟日式的結合，就是因為我們講說 best of the two, best of the two 最好，日本的執行力細膩美國的原理科學，它絕對不是有一樣的方式可以做好的。我們希望成大的副校長能夠從我們台南市棒球委員會開始，校長從中央體育署開始配合我們，在棒球圈裡面有個這麼高層的領導級人物，真正 do something about。尤其我們台南市的選手，我們現在人在台南、全部都外流，慢慢發現我們台南市是棒球的菁英，全部的菁英都到外流到外縣市去，為什麼？我就講到這裡。

謝仕淵：謝謝宋先生的意見，吳副校長不用作政見的回應啦，有沒有我們再一個好嗎？

觀眾：我想要問林校長就是說你曾經帶過中華隊的嘛，因為我們中華隊對於左投手這一方面都有一點恐懼，那我們不知道說到底是在訓練球員的方式，還是球員心理的因素的影響，造成說目前中華隊對上外國隊的話，外國隊只要派出左投手出來，中華隊就是注定那一場比賽就一定會輸掉。我想要請問一下，如果說單在這一方面的話，球員如果遇到這種瓶頸的話，你是怎樣去鼓勵球員，或者是說怎樣去幫助那個球員走出這個心理層面關鍵的因素？

謝仕淵：好謝謝，這又是一個典型的迷思啊。

林華章：這應該是習慣的問題，左投手比較少，左投手也要夠好才能夠克制對手。中華隊碰到的左投手都是不容易打的左投手，如果碰到，那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作為教練會提供什麼樣的想法？講歸講跟他球員自己有沒有表現就不保證了。首先會建議他說不要看他動作，球出來就是看球而已，這樣講也許不容易體會，我自己當球員的經驗是，當我狀況最好的時候，根本投手的姿勢，左投右投對我來講都沒有差別。我甚至有一個很特殊的經驗，就是在國際賽狀況非常好打完之後，我回到飯店裡面，今天的投手是左投右投我竟然想不起來，會有這種很特殊的經驗，但不是每次都這樣，確實是有點玄啦，只能這樣提示，不要看他動作。

謝仕淵：好，來來來

林從一：我不曉得是不是迷思，但是我看我們特別成棒的時候會有一個感覺，常常領先到最後的時候輸掉了，或前面輸掉的時候沒有辦法堅持到最後反敗為勝。是不是迷思？還是統計上的確有這樣的狀況，結果輸掉的話，我們的球員素養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我是蠻好奇的。

林華章：這個就我個人的看法是，我要歸咎於在精神力量的問題。現在說體力不好，很少有這種體力不好的現象，因為我們現在的體能訓練也都作的很好，應該是最後的或者是說 mental，就是在那一塊。其實球賽有一個現象是這樣，當兩隊在比的時候，強隊如果沒有在前五局領先一定的分數，他第六局開始他會愈打愈緊張，那弱隊會愈打愈有信心，因為他感覺到贏的機會了。但是弱隊如果領先了等他到五局之後他領先，他會愈打愈緊張因為他怕被強隊追過去，這個一塊肉已經夾在嘴邊了，怎麼筷子不趕快移動到第九局呢？這種很微妙回到球場上面球員心理的表現，我們台灣的球員基本上在訓練的時候我認為量是很大，但是在精神的這種力量的訓練是比較缺乏。

我訓練最成功的一個球隊是 1992 巴塞羅納拿銀牌的那個球隊，那個球隊差不多兩週要跑一次一萬公尺。對有些熟悉棒球的人來講，他的關鍵技術都是無氧耐力，一萬公尺是有氧心肺，但是要跑這一萬公尺其實是需要精神支撐住，因為二十五圈、四百公尺二十五圈，而且我們那時候是四個教練跟著跑，是要排隊跑不是各自分散跑。排隊跑，訓練我們一隊都大概二十四個人，會挑二十人去比賽，二十四個人整隊跑就像軍隊還要答數，那這個看起來就像很僵化、很軍事化的訓練，就是在這種過程一天一天累積上來。這個團隊的精神，最後一次跑是要出發到巴賽隆的三週前又跑一次，但是我們教練會觀察，大部份都是這樣排隊跑，有的時候會前面五千公尺整隊跑，最後五千公尺讓他自己跑、讓他自己調整。那這一隊的訓練是怎麼練的呢？如果連晨操也算進去一天要練四次，早、中、下午、晚上，我現在這個手臂有一個角度睡覺擺都很痛，為什麼？因為我參與那個球隊三年當教練，我每天下午的上午晨操其實是起來簡單做個操繼續吃早餐，就是要養成。訓練是從昨天晚上就開始了就是睡眠，正常的睡眠到第二天要生活起居正常，到上午是集體訓練，下午是個人加強、晚上是個人加強，下午的個人加強我負責內野的守備跟打擊，那下午主要是內野守備，每天大概要打差不多一千顆球給球員撿。我會挑誰比較差他天天要來，誰比較可以兩天一次，有些三天一次，晚上再打擊訓練，這一隊這樣訓練。我講這個過程，這邊有一個失敗的就是後來是受傷很多，我們當時的這種知識不足，認為我們一定要把這些消化完。這種這麼大的訓練，要每天早、中、下午、晚上，其實也是一個精神上的訓練。這一隊後來出現一個問題，就是獎金分配問題鬧得社會沸沸揚揚，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很年輕，我才三十六歲，總教練是李來發，當時是都鼓勵是在個人利益上面考量或者在一場球賽上的考量，對於一些教育本質上的一些平常的，不要說灌輸，一些影響做得比較少，後來才會產生有龐大的利益進來的時候就產生內部矛盾。這一隊到現在雖然進賽場很成功，但在底下我認為在教育本質，或是在我們倫理灌輸上，或說蘇校長說的我們在教養上缺的一些，這一隊到今天竟然我們沒有聚過一次，沒有人想要再重聚，這個說起來還蠻有點感傷的，但 84 年蠻常聚。

謝仕淵：好，來現場還有沒有問題？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觀眾：抱歉，我是在日本跟台灣兩地跑的，我也是在台南出生。我曾經帶著球隊，那時候我是助理教練，協進的，我們是冠軍去年得了冠軍隊，當時他是剛好是我們一個籌碼。所以我今天補充你剛才你沒講的，你曾經打贏我們協進啦，所以你才能夠進去，事實上是我們禮讓給你們。因為我們有

四個主力投手，那個時候若是你們贏了永福，你們學弟就補冠軍了，因為你前一場你打有隔場的限制嘛，所以你是我們的籌碼，我們四個主力投手一個陳銘晃，還有一個最後我們犧牲的葉福榮，所以你是很幸運。那時候我們在選拔的時候，因為你打贏了永福也打贏了我們，事實上我們那一場已經不打了，因為我們已經五個盃，最後一個盃有沒有打冠軍已經無濟於事了。結果你跟莊勝雄那個時候在我們的選擇裡面你上了，這個我補充你的歷史裡面一個這個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挑了吳誠文，台南市隊那時候莊勝雄有進來，那時候在那邊選選選結果讓他進來，因為莊勝雄打擊不好，他打擊還是第四棒。我的印象都是 50 年前的事情了，後來我就到日本去，最近退休回來，今天剛好盛會我來這邊參與了一下，剛他又提起了當時的訓練的事情。那種超時的訓練，我還記得我們初期的話，協進隊都跑去安平跑回來，最近我騎摩托車開車我都覺得噢喲足夭壽欸，那時候選手跑去跑回來，現在我自己走去走回來覺得很遠，謝謝。

謝仕淵：謝謝，今天收穫最多的應該是吳副校長，你應該沒聽過這段（台語）。原來是這樣子所以沒有選莊勝雄，其實可以一直再談，但因為今天時間關係，我們之後其實就對這個議題，我們也還會繼續辦，因為這次的活動是跟協進國小巨人少棒紀念館，今年巨人盃的時候我們十一月其實還會繼續再辦，我們打算邀請葉志仙、李居明回來談談也不錯。屆時再歡迎大家參與，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